

BINGLINGDU



兵灵渡

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BINGLINGDU

兵 灵 渡

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编

•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锡林郭勒盟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.875 字数：300千 插页：2

1987年12月 第一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89·453 印数：1—2370册

ISBN7-204-00233-4/2.32每册：3.55元

序

丁卯岁中，当得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武警部队电视文学剧本集时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。一家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版机构，以这样高的热情，来扶持武警电视文学创作的发展，不能不令人钦佩。

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，辑选了十四部电视文学剧本。每部作品，都从生活的不同侧面和角度，向读者展示了我国新型的武装集团——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广大官兵的独特风采，或是激昂，或是悲壮，或是淡淡的诗画。这些作品，既散发着指战员征途中的仆仆风尘，又洋溢着社会深广的喜怒哀乐之情，凝结着明亮的聪慧睿智之光，显示着强烈的民族浩然之气。

文学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气质，起着一种烛照与摄英的作用。武警部队的文学创作，应该是这样：作为社会性、群众性尤其广泛的电视文学创作，更应该是这样。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，给人以精神上的充实和启迪。

这本集子的作者，大部分都是武警部队的基层文艺创作骨干，他们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，也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影视审美意识。诚然，某些作品可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仓促感和粗疏感，但作为一种尝试，无疑是他们迈出的可喜一步，为繁荣武警部队的电视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。

我相信这本书不仅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也预示着我国武警电视文学创作将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。

张秀夫

一九八七年八月

目 录

兵灵渡·····	褚嘉驊 刘苗鑫 (1)
第二道战壕·····	赵华生 张温翎 (43)
带弹痕的钢盔·····	方家祥 (77)
瞧, 这个兵·····	梁锦安 (108)
李铁头外传·····	晓 尧 (140)
落叶悄悄·····	居 然 嘉 驊 (161)
啊, 橄榄绿色的校园·····	鵬 昱 (183)
未能报晓的金鸡·····	潘仕明 (217)
女囚怨·····	王占魁 (233)
静静的小泥河·····	岳玉南 (249)
山情·····	李广江 (266)
青丝·····	柴建国 李敬民 (284)
塞北枪声·····	乌嫩齐 姚风顺 (304)
老头子·····	王国才 (340)

兵 灵 渡

褚嘉骅 刘苗鑫

上 集

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听得见画外一个人在空旷的隧道中行走。

“有人吗？我看见你啦，快出来！有人吗……”这显然是壮胆的喊声，伴着行路人不时地跌倒、呻吟声。

俄顷，一切又陷入了平静。他踩在隧道钢轨和碎石上的声音，在寂静、幽深的隧道中回响……

画外响起他深沉的旁白：“……三年前，我就是这样来到这里的……”

一道光线在远方出现了。呵，亮了，隧道口出现了。行路的人原来是个年轻的士兵，斜背着一把吉它和背包。他赶了几步，朝洞口奔去。

出了隧道，他停住脚，透过雨帘极目远眺。

濛濛的雨雾，一条被四周群山挤窄了的山谷又深又长，两条钢轨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谷无止境地延伸着。铁路两旁是咫尺对峙的险峰，陡峭之势如削如砍。遥遥的对面又是一个隧道口，上刻“兵灵渡隧道”几个大字。

遥远的山谷中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声。

象是被这声音唤出来的——映出片名：《兵灵渡》。

画外，一个男中音无词的吟唱声起；年轻的士兵远远地向另一隧道口走去。

在此衬底上映出演职员表。

一座横跨在两山间的铁路桥，桥的两头各连着一个铁路隧道，有一个隧道顶上用水泥嵌着五个大字——“兵灵渡隧道”。在大桥和隧道的接头处矗着一小小哨棚，哨棚前挺立着一个哨兵。

大概有什么动静，哨兵朝隧道口望去。

随着他的视线，我们看见那年轻的士兵跌跌撞撞走出了隧道口。外面的强光线使他很不适应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哦，到底走出来了。”随即闭上了眼睛。

哨兵上下打量着他，他的样子很狼狈：满脸汗渍渍的，还沾了不少油污，显然在洞里摔了不少跤。看着看着，哨兵“嘻嘻”地乐了。

年轻的士兵睁开双眼，不解地看着哨兵，也跟着傻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！哪来的？”哨兵突然脸色一沉，厉声喝问。

年轻的士兵赶忙也收敛了笑容，一本正经地整装报告：“我叫韩雁，今年入伍的新兵，分到兵灵渡守护班，今天特来报到。汇报完毕。”

看着韩雁认真的样子，哨兵本想发笑，但很快便严肃起来：

“这里就是兵灵渡班，我代表全班对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。”

“全班？”韩雁不解地望着哨兵，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：四面都是令人眩目的山峰，头上只有一线天，几乎看不见蓝天白云。在大山脚的方寸之地上，挨着路基有两间用石片垒起的小屋，这就是“兵灵渡”隧道守护班的营房。

厨房里，战士刘善全往炉膛里添着火：“……你来的正是时候，这几天就剩我和孙宽宽了，班长去支队开会，小金猴去山外买菜……。”

韩雁烫着脚：“小金猴是谁？”

刘善全：“北京兵，大号金晓海。他爹妈都是唱大戏的，听说在北京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。他机灵好动，整天练拳脚，大伙

就管他叫小金猴。”

韩雁：“哦……”

刘善全：“好了，我该去换岗了。一会儿等孙宽宽回来，你们就准备开饭吧。”

刘善全说完，进班里抄起枪和子弹袋到哨位上去了。

韩雁把脚擦干，正准备起身倒水，一只红头大白鹅和一只灰色老鸭一前一后挤了进来，一看见韩雁，马上围了过来，又伸脖子又搦翅膀，“嘎嘎”叫个不停。

韩雁正想赶它们，哨兵——孙宽宽进来了。

韩雁招呼道：“孙……老同志。”

孙宽宽爽朗地笑道：“哈哈，叫我孙宽宽就行了，另有自封雅号么——当代青年第一大傻。”

韩雁：“那……你的武功一定很厉害？”

孙宽宽：“武功？我哪来的武功！你瞧我这细脖吊脸的样。”

韩雁不明白地问道：“刚才你不是说‘当代青年第一大侠’吗？”

孙宽宽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是大傻，大傻瓜蛋！你想，放着滋润润的万元户日子不过，大把的人民币不赚，却到这大山沟里来过山顶洞人的生活，算不算当代第一大傻？好了，你是新同志，革命部队的新鲜血液，咱不能给你搞精神污染。对了，还是说说这两位不犯忌的天使吧！”

孙宽宽抚摸着大白鹅的背：“这是我们班里的第二生命。”

大白鹅昂起头，冲孙宽宽嘎嘎叫着。

韩雁：“这鹅真灵。”

孙宽宽：“它叫‘亚当’，它叫‘夏娃’。”

韩雁：“咱，怎么给取这么两个名？亚当和夏娃不是圣经故事里的男女人物么？”

孙宽宽：“名是我张冠李戴给它们安上的。它们俩是这大山

沟里唯一的一对夫妇，也算是劫后余生者。取这么两个名，无非是想增添点幽默感。”

韩雁：“你说它们俩是劫后余生……”

孙菟菟：“去年春天，班里买了五只鹅、十只鸭，准备养起来调剂一下生活。可没想到到了十月份，中队长陪着上边一个工作组下来检查工作。大山沟里没啥招待的，中队长一声令下，杀吧。可说也怪，那些鹅和鸭都给杀了，唯独它们俩，好象啥都清楚，杀鹅的头一天就不知跑哪儿去了，怎么也找不着。工作组前脚走了，它们俩后脚又走回来啦。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小金猴捣的鬼。从此，它们和小金猴似乎有了特殊的感情，也成了班里大伙最亲密的伙伴……”

韩雁被打动了，轻轻地拍着大白鹅。

孙菟菟：“该吃饭了，就咱俩先吃，来……怎么？”他揭开放在灶台上的锅盖，“又是咸萝卜条和煮瓜汤！”

韩雁也起身望去，灶台上，放着一碗黑乎乎的咸萝卜条和一小盆漂着瓜片的汤。

韩雁微微皱了一下眉。孙菟菟没好气地把锅盖一盖，转身走出小屋。

屋门口，孙菟菟冲着哨位上的刘善全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，今天韩雁来，你就弄不出点象样的饭菜表示表示！”

刘善全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！小金猴买菜没回来，上哪找菜去？”

孙菟菟：“你小子不会屁股墩上刮一块，先对付一顿……”说完，他自己也苦笑起来。

屋里，韩雁愣坐着，孙菟菟把饭菜抬到小桌上：“别发怔，我还有点私货。”他说着，从床头的小柜里翻出一盒午餐肉罐头，用刀开起着，“这还是我上个月出山时买回来的，就剩这一盒了，来，吃吧……”

韩雁抬头望着孙菟菟，没有动筷。

孙宽宽：“……吃饭在我们这儿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慢慢你就知道了。来，别客气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就要在一起滚打了。一年、两年，谁知到什么年月……吃……”

韩雁望着孙宽宽嚼着午餐肉那香甜的样，思索着。

夜，寂静的群山。

哨棚附近，一个哨兵的身影在晃动。

厨房里，刘善全在揉面做馒头。

班宿舍里，一盏马灯的光在跳动着。

韩雁躺在床上，大睁着双眼。

一列火车的轰鸣声由远及近，震撼着小屋，连马灯也被震得一亮一灭。

韩雁用手死死压住耳朵，直到轰鸣声消失。

他的画外音：“我在兵灵渡的生活开始了……班长一直没有回来，孙宽宽又上岗了，我想去他没同意。而刘善全，这位班里的‘后勤部长’又在忙着明天的早餐……吃和睡，已经成了我到兵灵渡以后碰到的印象最深的事……”

他从枕头下摸出一支烟，在马灯上点燃，思索着。燃着的烟头在黑暗中一闪一灭。

马灯的火苗晃动着，渐渐在他眼里模糊了。

魔幻般的五彩灯亮了……

“吃……吃！”彩灯缤纷的酒巴里，韩雁和几个时髦青年正在欢宴。

男甲：“……考上大学的有考上的欢乐，咱们名落孙山的也照样有咱们自己的乐趣……”

女甲：“你乐个屁，等你爹哪天被宣布一滚蛋，你喝西北风去！”

男甲：“喂，咱也不怕，从政不行，咱经商，不闹个十万八万的？你放心，饿不着你……”

女甲：“呸，你别不害臊！”

众人大笑。

女乙：“还是回到咱们今晚聚会的主题上来吧。从中学生到社会青年，又从社会青年走进士兵的行列——我说韩雁，你真的不后悔？”

韩雁抱着一把吉它，默默地望着大家。

男甲：“想当中国的巴顿，当然不能后悔！”

女甲：“那你呢？想当中国的葛朗台？”

大伙又笑起来。

女乙：“你们别打岔，听韩雁的！”

韩雁沉默片刻，抬起头望着大家：“这人伍通知书，或许是我理想毁灭的告示，或许是我人生的又一张考卷。不管怎么说，赋透了现在的生活。我……我要到外面逛逛！”

“嗨……”众男女表情不一的喝彩声。

女甲：“来，为咱们的雁子高飞，干一杯！”

“干！”众人举杯，一饮而尽。

女甲抬起酒瓶往韩雁杯里斟酒。

酒晃动着，模糊了，眼前依旧是孤零零的马灯……

马灯忽然被拧熄了，是刘善全站在床前：“小韩，睡不着吗？”

韩雁点了点头。

刘善全：“我们这儿……是得有个习惯过程。喂，我教你，再来火车，你就开始数数，保你数不到五百，就进梦乡了。”

韩雁感激地点点头。

刘善全转身走到枪架前，抄起枪准备出去。

韩雁：“喂，我去接岗吧。”

刘善全：“你刚来，休息、休息。”说罢出了屋。

韩雁躺下，准备就寝。又是一列火车的隆隆声由远及近，简直要把小屋掀翻。韩雁只好蒙起了头……

早晨，太阳从莽莽的群山中升起。

小屋里，韩雁仍在蒙头大睡。屋外传来“亚当”和“夏娃”嬉戏的“嘎嘎”声。不一会儿，它们大摇大摆走进屋子，来到韩雁的床前，使劲啄起韩雁的被子来。

韩雁终于被闹腾得不耐烦了，也使劲用被子一角打它们，于是它们稍往后退，但却用更大的叫声“还击”韩雁。

韩雁干脆坐了起来，刚想发脾气，忽然瞥见其它战士的床都空着，被子折得方方正正，知道自己误了时间，便赶忙开始穿衣服。

门口，一条长凳上放着一盆水，韩雁注意到，自己的毛巾泡在盆里，漱口缸上放着牙刷，还挤上了牙膏。他举目四望，周围空无一人。

韩雁感慨地笑了，将牙刷往嘴里一塞，弯下腰嗽着口。

韩雁洗完脸，抬起盆刚要倒水，一个人突然叫住他：“等等，先别倒！”

韩雁回过身去，一个又黑又瘦的战士从路基上微笑着向他走来：“不多睡会……我叫袁晓烈！”

韩雁忙放下脸盆打了个立正：“班长，新战士韩雁向你报到！”

袁晓烈：“欢迎你，昨天夜里回来得太晚，就没叫醒你，夜里火车没吵你吧？”

韩雁：“开始不行，后来不知不觉的也就睡着了……哎，班长，你背的什么？”

“水。”袁晓烈答道。

“水？！”韩雁一愣，不相信地踮着脚去看，果然，袁晓烈身后的背篓里，装着盛满水的铝桶。

“咱们这儿没水管？”

“没有，架不起。就是架了，也还要有抽水机。”

“到那儿背水？”

“走过隧道，拐到山凹里，得六、七里路吧。”

韩雁几乎是不敢出声地问：“天天背吗？”

“天天。过去铁路上给送水，现在也不给送了……来，帮我接一下……”

韩雁无声地帮袁晓烈放下水桶。

袁晓烈：“你先吃饭吧，给你留着呢。”说着，他提水走进了厨房。

韩雁呆呆地站在门口，长凳上，他洗过脸的那盆水还在晃着……

紧连宿舍的小小学习室。

室内，中间是战士们自己钉的简易课桌，桌凳都显得很陈旧了。与这间屋子不相称的，是窗子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块紫红色的帷布，严严实实地遮住了那块墙壁。

袁晓烈站在墙壁前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班又增加了一名新战友，……首先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韩雁同志！”

众人——实际上只有两人鼓掌，韩雁向大家敬礼。

袁晓烈等韩雁坐下后，缓缓拉开了他身后遮着墙壁的帘布，随着帘布的拉开，刘善全自动地起立，气氛一下子肃穆了。韩雁有些不明白，但他还是很快站了起来。

帘布后面，是一块已经旧了的木板，板上刻满了名字！

名字有草有正，大小不一，韩雁目不暇接地看着。

袁晓烈缓缓开腔了，庄重中低旋着份量：“咱们班在这个执勤点十几年了，给兵灵渡留下的，除了列车从未出过事故，恐怕就是这满墙的签名。或许每一个名字都平淡无奇，但却组成了光荣的班史。每一个新来的同志都要在这面墙下说点什么，韩雁同志，你也随便说几句吧……”

韩雁有些激动，但渐渐镇静了，慢慢走到前面来：“班长，我想先提个问题，怎么这上面没有你们的名字？”

袁晓烈坦然解释：“这是兵灵渡班的规矩，要等退伍时，才允许把名字刻上，以防——”

“逃兵！”这是刘善全坚决的插言。

“不错。”袁晓烈指着一处刻痕说，“瞧这儿，刻了几笔，有个能耐人在班里呆了三个月，爹妈通过机关的一位什么处长，把他调走了，临走他也想刻上他的名字，叫前任班长狠狠搥了一个耳光——他不配……”

袁晓烈说完，满怀期望地注视着韩雁。

刘善全也注视着韩雁。

韩雁一时竟什么也说不出，他的心声在画外回响：“……我该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……兵灵渡啊！”

当夜，已过熄灯时分。

长长的钢轨在淡淡的月光下闪着银光，哨位上，袁晓烈在站岗。班宿舍里，三个战士已经就寝。

韩雁忽然悄悄下了床。

刘善全翻身起来，刚想发问，被孙苋苋止住了。二人静静地观察。

韩雁蹑手蹑脚走到枪架旁，扎好了子弹袋，认真地整好了装，然后肩枪出了门。

孙苋苋示意刘善全蹬上裤子，二人跟了出去。

哨位上，袁晓烈低喝一声：“谁？”

“是我。”韩雁答应着，上了路基。

看到韩雁全副武装的模样，袁晓烈不禁诧异道：“已经熄灯了，为什么还不休息？”

韩雁：“班长，我想我该上岗了。”

袁晓烈：“……你刚来，情况还不大熟悉，明天开始正式上岗，怎么样？”

韩雁执拗地说：“不，今天开始。你不是说，看了板墙上的签名，就算是班里的战士了吗？”

袁晓烈似乎有点明白了：“……哦，很好，可是你毕竟夜里

没站过岗……”

韩雁：“我站过，在新兵中队。再说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难道还会有什么人跑到这大山沟搞破坏不成？”

袁晓烈：“噯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思想可千万不能麻痹。”

韩雁：“我知道了。班长，你挺辛苦，我不站，别人就要为我多站，所以——”

袁晓烈：“这——”

“班长，你就照顾一下新同志的积极性嘛！”是悄悄跟上来的孙宽宽在一旁答腔。

看到孙宽宽和刘善全衣冠不整的样子，袁晓烈皱紧了眉头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孙宽宽：“我们护送小韩到哨位来呀？”

韩雁：“谁要你们护送，我不是小孩。”

孙宽宽：“嗨，冲我来啦，不让我帮你向班长求情了？”

袁晓烈：“别耍贫嘴了，你们快都回去吧！”

韩雁：“不，这班岗我站定了！”

袁晓烈：“好吧，那我就先带着你站一班。”

韩雁：“不用不用。”

袁晓烈：“这是制度。”

韩雁：“大山沟里，什么制度还不是你掌握。班长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……”

袁晓烈刚想解释，孙宽宽又插言道：“班长，可以破例——”一旁刘善全插了他一下，孙宽宽没理茬，接着说，“这么点小事，韩雁都搞不好，那不是太小瞧人家八十年代的青年人吗！”

袁晓烈训斥道：“孙宽宽，注意你的老兵形象……韩雁，白天我已经给你介绍了岗位情况和注意事项，照着做没错——来接岗吧！”

韩雁兴奋地说：“是！”

他跨前一步，很老练地报告：“韩雁前来接岗。”

袁晓烈：“情况正常，注意观察。”

二人验枪，交接岗。

刘善全还想上前向韩雁叮嘱几句，被孙宽宽拉着眼班长一起走了。

一道光线从隧道口射出来，即将钻出隧道的火车发出沉闷的汽笛声。

庄严的卫士使命感骤然升起在心头，韩雁笔直地站在哨位上。

列车钻出隧道，驶过韩雁的身旁，巨大的轰鸣铺天盖地，吞噬了一切……

夜，的确万籁俱寂了。

韩雁注意地观察周围的动静，一座座山头象怪物一样矗立在夜幕中，顿然，他第一次上岗的新鲜感被恐惧感攫住了。

他开始感到自己站的位置不太安全，左边空荡荡的，右边也是空荡荡的，到处都静默得有些可怕。

他首先往左走了几步，突然转过身；又往右走了几步，又突然转过身，仿佛自己的后背随时要遭到别人袭击似的。“胆小鬼”！他对自己的胆怯感到耻辱，赶紧看了看营房，生怕自己刚才的惶恐被战友发现。

其实，就在营房的拐角处，班里的三个战友的确都瞪大了眼睛，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突然，隧道口附近一条黑影倏然而过。韩雁吓了一跳，低喝一声：“谁？”随即将子弹“哗啦”推上了膛。

营房拐角处的三个同志一下子也紧张了，孙宽宽甚至要冲过去，被班长拽住了。

路基上传来韩雁松了一口气的骂声：“妈的，看花了眼……”

三个战友捂着嘴笑了。

路基上，韩雁在继续站岗，他的内心独白：“我的第一班岗，就是这样站过去了，我没想到，班长他们竟也陪着我站了两个钟头，难怪下中队前有同志告诉我，兵灵渡班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啊……”

隧道、大桥在夜幕下威严地伫立着……

群山如海，峰峦叠嶂……

铁路上，袁晓烈带着韩雁在巡道，不时地，袁晓烈还用道钉锤敲敲道钉，检查路轨……

韩雁：“……班长，我们的任务是守隧道，为什么还要巡道？”

袁晓烈：“嘿嘿，很多在城市生活中被认为是不应该的事，在我们这里很正常。就说这巡道吧，铁路就在我们眼皮底下，看到有问题，能不管吗？尽管有铁路巡道工，可都是中国的事，能一起做，就一起做了……”

隧道口，兵灵渡三个大字在阳光下庄重肃穆……

两人朝隧道里走去。

韩雁：“班长，这条隧道有多长？”

袁晓烈：“二千米，加上大桥，一共两千一百二十米。够险要的。”

韩雁：“会碰到人吗？”

袁晓烈淡淡地笑了：“我在这里六年了，只碰到过铁路上的巡道工。”

韩雁：“周围的老乡也不会走到这儿来吗？”

袁晓烈：“他们有他们的路。”

韩雁：“……班长，在这空寂无人的地方每天站岗巡道，有必要吗？”

袁晓烈：“有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，要等发生了才知道。”

两个人都沉默了，谁也没有说话，只有四只脚踩在碎石上的声音。

韩雁打破了沉默：“班长，兵灵渡这个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吗？”

袁晓烈看了一眼韩雁：“慢慢你就知道了……”

一缕阳光从隧道口上泻进来，两条钢轨在阳光下闪烁着，袁晓烈和韩雁朝着洞口走去，溶化在耀眼的光环中……

三个悬挂在水泥门框上的大字——“进站口”。这是一个中小城市的火车站，旅客们拥挤着通过剪票口进站。人群中，一个身材瘦小的武警战士顺着人流往里挤，他就是金晓洲——“小金猴”。他的背上背着一个大竹篓，里边装满了各种蔬菜。一只手提着一块猪肉，一只手提着两只捆在一起的鸡。车票只好用嘴叼着。

剪票口，车站服务员接过一张张递过来的车票剪着。轮到小金猴了，服务员举着票钳：“车票！”

小金猴扬起下腭：“喔，喔。”

服务员十分厌恶地从他嘴上扯下车票。

“咯嘣”——车票剪了一个口，服务员把票递给小金猴：“拿着！”

小金猴腾不出手来，只有陪着笑：“同志，请给我……”他大张着嘴。

服务员火了，一下把票扔在地上：“你不要拉倒，下一个！”

小金猴没办法，赶忙弯腰去拣，后面的旅客已经推着挤过来了，一只脚踩到小金猴的猪肉上。小金猴抓起车票又忙着从人们的脚下抢出猪肉。可是，新鲜的猪肉沾满了污泥。

站台上，列车即将发车，列车员们站在各自的车门前接客。

小金猴气喘吁吁地跑着。

旅客们经过列车员验票，依次登车。轮到小金猴，他这次不敢把票叼在嘴上了，而是用那只提猪肉的手在指缝里夹着票。他